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餘師録卷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謄録監生臣卞爾嶸

集部九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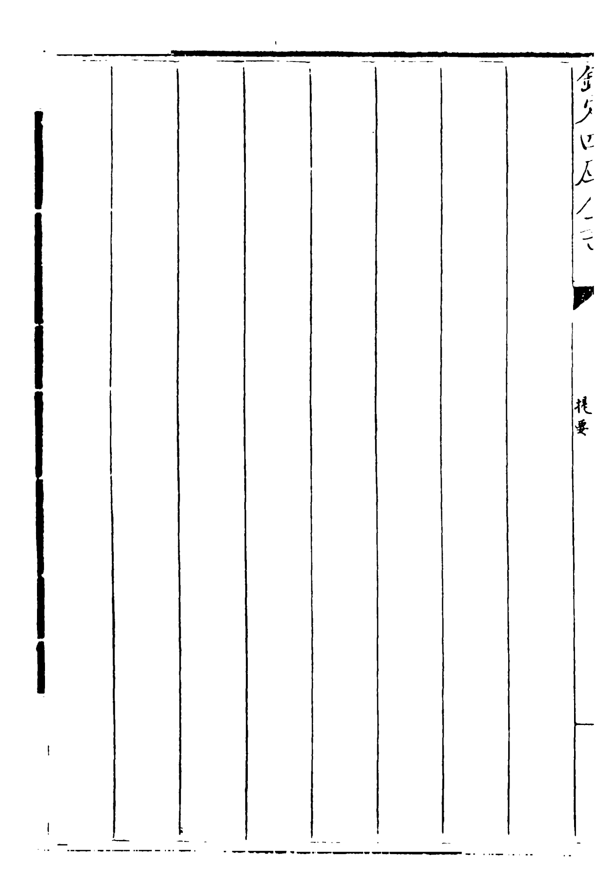
餘師録　　詩文評類

臣等謹案餘師録宋王正徳撰正徳宋史無傳其爵里皆未詳此書前有自序稱紹熙四年則光宗時人也其書輯前代論文之語自北齊下迄乎宋雖習見者較多而當時遺籍今不盡傳者亦往往而在宋人論文多區分

門戶務為溢美溢惡之辭是録采集衆說不參論斷而去取之間頗為不苟尤足尚也徵引時有小悞盖傳寫之訛序稱疲于酧荅録此以代口述故時代先後畧不詮次此書宋志不著録亦久無傳本惟載于永樂大典中首尾雖完具而不分卷數今約畧篇頁定為四卷各考其譌缺注于句下序次則仍其舊云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餘師錄原序

余不肖無所用於世承先人緒業懼弗克負荷故於斯文竊有志焉早從當世大君子遊走天下幾半窮困來歸獨坐墻根曝晴景翻故書以娛日或以其虛名來問為文正法余舊學荒落口塞不得對慨念前輩論文章利病甚具散在方冊時舉一二以告之久輒忘去問者緜屬老嬾疲於酬應而僕僕尋檢又不可以應猝因記憶平時所誦令兒輩抄錄以遺或者使歸而求之有餘

師因題曰餘師錄若夫歲月之後先字畫之謬誤彼此之是非名稱之不倫皆不復次第推擇覩者以意求之余之志也紹熙四年冬至日海陵王正德引

餘師錄卷一

宋　王正德　撰

陳后山

陳后山送邢居實序云始吾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琢顧其所成就何如爾生可不勉乎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導其聰明廣其見聞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如脫墼耳案其形模

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矣求其為元璧彝鼎其可得乎昔者子孔子謂闕黨童子非求益乃欲速者也坐則居位行則先人其志盈矣無以復加矣而闕黨童子後無聞焉子韓子謂張童子曰長與少異有成人之禮焉童子之所學不足尚之宜息其已學而勤其未學可也童子以數歲通二經則奇矣使四五十而不加又何奇而張童子後無傳焉吾年如邢生時見子曾子於江漢之間獻其說餘十萬言高自譽道子曾子不以為狂而

報書曰持之以厚吾之不失身子曾子之賜也吾以為三君子之言可法

答江端禮書云學始于身而成于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學外也思内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為小小以為大簡而不約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

廣之以學斯至矣

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而老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黄豫章盡焚其藁而學也豫章以為譬之弈焉弟子髙師一着僅能及之争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未已也

答晁深之書士之好為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有所不足於師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剖其心

以求於師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以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內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士方盛時氣血動於內容色佻於外得之則慼失之則悲氣冐其心性亂於習百骸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窒而撓之不濁牛馬汚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為之也

章善序云名在於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僞意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案此條係送邢居實序中語章善序三字誤

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胷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

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耳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子荀卿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説剏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孫莘老喜論文謂退之平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秦少游謂退之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辰清潤北嶽醫閭鬼神受職曾子固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偶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變而不脫唐末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巧對為工乃進士賦體耳歐陽公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子桓不足以及此其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云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助詩恐致遠則泥想生自追之琢之離此語病也

章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鮑昭詩華而不弱陶潛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皇甫湜

皇甫湜諭業云燕公之文如楩木楠枝締造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變隂陽而閲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

許公之文如應鍾鼖鼓笙簧鎛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元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羽儀咨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轝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肌體不充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絶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溪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建鐵騎夜渡雄震

威厲動心駭魄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戒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氣勢宏敞廊廡廩廄户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覩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溉或寡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材力偕鮮瞥然高遠故友沈諮議之文則如隼擊鷹厲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光揚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絶景

作韓文公銘文云先生之作無員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歐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霞爛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出神入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自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

功不十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角敵號猱貫蝨徹札飲羽必非一歲之決拾仰馬出魚理心順氣必

非容易之搏拊淺闢庸種無嘉苗纇絇踈織無良帛夫欲利其獲不若優其爲獲之方若欲顯其能不若優其爲顯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己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趦趄於鄉士之門我則婆娑於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名利之場我則冠屨於文史之囿道寢而後進業勤而後索以其勞於彼曷若勤於此以其背於路曷若齋於家鮪可薦也不慮網罟之不逢橘可貢也不慮包匭之不入務出人之名安得不厲出人之器戰橫行之陣

安得不振横行之略書不千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變體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在覃其理覈其微賦物而窮其致詠歌者極性情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觸類而長不失其要此大略也

蘇明允

蘇明允上歐公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

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廹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成一家之文也惟李翶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盖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與孫叔静書云所示文字已細觀必欲求所未至如中

正論引舜為正此時文之病凡作論但欲意立而理明不必覔事應副誠未之思爾

類要序云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膺召命入翰林為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羣臣莫能及皇太子就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册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

吟誦之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修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皆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内者何也及得公所為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凡若千門皆公所手抄廼知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

詭變奇跡之序録皆披尋紬繹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内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

曾子固

曾子固作蘇明允哀詞云為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

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儁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逸事云陳后山初携文卷見南豐先生先生覽之問曰曾讀史記否后山對曰自幼年即讀之矣南豐曰不然要當且置它書熟讀史記三兩年爾后山如南豐之言讀之後再以文卷見南豐南豐曰如是足也

作王容季文集叙云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

宅土測日晷候星氣揆民物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愽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歷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而益備也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職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

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邱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

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韓孟之文雖髙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又作王子直文集序云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

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歲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摩陶治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

者雖有瓌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

作王平甫文集序云王平甫既歿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余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

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慱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唐漢之盛盖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歳斯文濵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

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

宋景文

宋景文答許判官書云近文一編研覽數日足下以韓氏為歸善矣退之介孟而追孔者也凡文章於論著應用有二體所謂論著者必貫穿質正分明是非拾前人所遺以寤後覺非如應用一時竊取古人語句苟而成也足下既曰論著願精思之無令有遺恨則韓之徒矣

晁補之

晁補之序變離騷謂宋玉親原弟子髙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謂上林子虚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大人反離騷之髙妙然猶歸之於正義過髙唐云謂李夫人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棄謂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然植文於魏諸子中特出而植好古自漢而上遺文皆一一規模之九愁九詠倣楚詞者也然已繁促嗚呼離騷自此益變矣謂王

粲詩有古風登樓之作去楚詞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潘岳陸機閑居懐舊衆作晉之文上不逮漢而下愧唐陸雲與兄機自吳入晉張華一見大賞之然華文亦謝漢唐未足稱於後來也陸雲九愍之作盖倣九辨而下思而不貳差近楚詞非若機之歎逝止愛生而悲死文賦止翰墨事而已舍曰體弱則其義亦可取也謂晉宋而下文益破碎而鮑昭以詩鳴長於雜興渾厚近古盖五言始於蘇李而成於昭蕪城之作不愧其詩故獨出宋

世又以劉溴事諷劉瑱有心哉於此者謂江淹用寡而文麗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驟云謂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皐一篇首尾楚詞也王維生韓栁前纔數十年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元結振奇自成一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里耳而可尋玩要曰皋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大鈞理勝拓北客詞勝阿房宫賦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

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如畫者謹形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序續楚詞云息夫躬絶命詞甚髙謂韓愈慱極羣書奇辭奥旨如取諸室中以其涉慱故能約而為十操夫孔子於三百篇皆弦歌之操亦弦歌之詞也愈操詞取興幽眇怨而不言最近離騷離騷本古詩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亡操與詩賦同出而異名蓋衍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逺然則後之欲為離騷者惟約故近之十

操取其四以近楚詞也

又云文者氣之形太史公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遊故其文章疏蕩頗有奇氣然未嘗役意學為如此之文也氣充乎其中而動乎其言也譬顏魯公性忠烈故雖字畫亦剛勁類其為人皆未可求之筆墨蹊逕間也

補之見鮮于大夫侁於汶上大夫曰文辭欲平不欲怒如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而後人因云擾北斗

分勺桂漿又云北斗勺美酒此皆其平者也用北斗以勺盖夸矣又張之則怒至有云上天揭取北斗柄則怒且竭矣此大夫修辭之意也

張嵲

張嵲序管子云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晁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爾凡漢書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白心心術上下内業諸篇則未嘗不廢

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

劉玻

劉玻與孫秀才書云辭章之變隨世損益故前人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峻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沉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劉禹錫

劉禹錫序柳子厚文云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柳子厚其望而敬者歟子厚之喪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崔蔡不足多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為然

又云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絪縕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既讋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為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高常侍以智畧奮本江陵以潤色閒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

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
漢廷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宏條對第一席其
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宏發也
皇唐文物與漢同風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詞標文苑徵
元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
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
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謹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
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

為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

柳子厚

柳子厚謂列子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偽作好文者可廢耶謂文子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峣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义牙

案牙字原本作互蓋因互字本作牙而誤

古書往往皆然今改正相牴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刋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謂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葆其書尤甚晚廼益出七術怪繆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

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
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
言也唯誼所引用者為美餘無可者
答楊京兆書謂世之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
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宗元
自小學為文章中間聮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
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
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

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爾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讀國語云予病其文勝而言厖好詐詭以反倫其道舛

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服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輙乃黜其不臧究世之繆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

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駛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梢駃騠何可當也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

與嚴厚輿書云吾子文甚暢達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

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而行大都舍是又奚師歟謀於知道而考諸古師不乏矣

與袁秀才書云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氏此古人賢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切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焉爾久則蔚焉爾源而流者歲旱

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不過如此

答杜温夫書云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生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决辭也令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詳思之則一益也

作西漢文類序云商周之前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衰矣當文帝時始得

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宏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祖訖哀平四方之文章盖爛然矣班固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册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

作楊評事集序云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作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作者流盖出於書之謨訓

易之彖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商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謡誦者也茲二者考其旨意乖離不合秉筆之士常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正以述作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隟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

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為斯亦甚矣

餘師録卷一

餘師錄卷二

宋 王正德 撰

韓退之

韓退之答劉嚴夫書云（朱昌黎集作劉正夫樊汝霖註云正夫或作巖夫字子耕給事劉伯芻之子元和十年登第今作嚴疑誤）或謂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矣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

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

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

送陳彤序云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

作孟郊墓銘云其詩劌目鉥心物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

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

作柳宗元墓銘云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雋傑廉悍論議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

作樊紹述墓銘云愈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習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志說論今文讃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又十九

曰多矣哉古未甞有也然而必出於巳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從横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銘曰惟古於詞必巳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作進平淮西碑文表云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

異德卓絶之跡必有奇能辯博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商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元鳥長發歸美商宗清廟臣工大小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暧昧雖有美實其誰覩之辭迹俱亡善惡惟一然則兹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

送王塤序云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慱門弟子不能徧覩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莫傳惟太史公著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

得其宗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至終莫得而止焉按今昌黎集作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謹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黄魯直

黄魯直與洪駒父書云如甥才器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然忠信孝友是此物之根本極須加意涵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蔕固然後枝葉茂也

又云學詩工夫以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可勤讀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論議文字更取蘓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彫琢

與徐師川書云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巳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廼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吾術内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

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揺古之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與王立之書云劉勰文心雕龍劉子元史通二書所論雖未極髙然譏評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

又云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美為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吴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吴生逺擅場盖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要須於前輩中擅場耳

又云思義理則欲精知古今則欲博學文則觀古人之

規模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又云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絕一世欲作錦必得錦機乃成錦耳

答曹葪龍書云讀書勿求多要須貫穿使義理融暢下筆時庶不蹇吃也

與趙伯充書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凉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

若之何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但不用學亦如書字須要以鍾王為法耳

答洪駒父書云凡為文須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每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切勿襲其軌也

又云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會其事二者皆須精熟涉

獵而已無此功也

又云文章以理為主

答王雲書云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

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

答王周彥書云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初謂不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為一代之詩當推魯直二公遂捨舊而圖新其初改轍易轍如枯絃敝軫雖成聲而疎闊跌宕不滿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如足下之作深之以經術之義味宏之以史氏之品藻合之以作者之規模不但使兩川之豪士拱手也

答王觀復書云新詩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辭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

善辯多財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案梁書劉勰本傳作東莞莒人此作南陽未詳所本）常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案文心雕龍云方其搦翰氣倍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為文者言不能足志此引之失其本旨何焯嘗識其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要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

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
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
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萎薾其病至今
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
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又云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
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
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

佳作耳

與何靜翁書云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不隨世許可取明於己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文章之法度蓋當如是以足下所已得者而能充其所未至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然江出汶山按汶山即岷山山海經江出汶郭之東南遷蜀郡史記夏本紀汶嶓既藝今蜀中猶稱汶川也韻會云岷通作汶六書故別作崏[illegible]岐水力才能汎觴至於併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

學識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為德也

又云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某以謂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說不疑

也

又云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學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才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關係可以為法戒

又云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又云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

又云蘓子由云詩人歌咏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事極於此矣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亦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撑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争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

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雅頌何其陋也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叙云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折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泊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

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其深有功於道歟

陳長文

陳長文步里客談云張思叔繹云王介甫虎圖詩只說

一箇似字老杜只一句道盡臨軒忽覺無丹青
余嘗疑三器論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傳是後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諢語滿塲皆笑此語豈再出耶毛穎傳贊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筆勢董晉行狀書廻紇李懷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之乎者也下皆未當其誣退之多矣
范蔚宗黄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迹蔚宗直以語言摸寫

叔度形容體叚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即馮衍馬援勝蓋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晁錯劉向諸人文字作皮草爾

東坡志林云晉無文章只歸去来一篇唐無文章只盤谷序一篇嘗欲傚盤谷序一篇文字竟不能成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必欲執一時之迹以為定體乃欲繫風搏影也蘇公恐不如此

羅池廟碑古本以涉有新船為步有新船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作秋鶴與飛歐陽永叔以步有新船為是而秋鶴與飛為不然說者以是為歐韓文字之分蓋篤論也

陳無已詩云睿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残歌舞散自書細字荅邊臣萬國風煙入長筭燈火闌残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恐睿思殿不如是也李白畫像詩曰醉色欲盡玉色起分明尚帶金井水烏紗白紵真天人不用更著山巖裏真奇語也至言平生潦倒向邱壑禁省不

識將軍尊則與東坡所謂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敢嗔不作矣

柳子厚先友記廼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若貞符及雅則以盤誥詩人之文為祖矣

退之進學解云沈浸醲郁（案醲郁今本韓文作醲郁此作醲字盖據魏仲舉五百家注本所載）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

退之作文章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元是亦學文術也

或曰東坡作富鄭公神道碑銘學商頌温公神道碑銘學魯頌此論近之

蘇子由代兄作趙閱道神道碑云臣嘗逮事仁宗皇帝未嘗覿也萬世無不見未嘗為也萬世無不舉予膽笑曰尚答制科策耶

老杜作詩筆力可方太史公如郭元振故宅等詩便是

與之作傳如桃竹杖引一種文章則又未易髣髴也

退之傚玉川子月蝕詩乃刪盧仝冗語耳非傚玉川也

韓雖法度森嚴便無盧仝豪放之氣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為漢患者

賈誼鵩賦文章源流自檀弓來案此條不甚可解疑有脫文誤字

古人作斷句輙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黄魯直作水仙花詩

亦用此體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

劉器之

劉器之謂馬永卿云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與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

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有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歳乃始删詩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葢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譬如積水千仞之源一日决之滔滔汩汩直至于海其源深矣若夫潢潦之水乍盈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葢爲此也

又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髙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

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而漢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按唐山歌在樂府中誠爲高古然與三百篇豈可同日而語至謂竹竿載馳方之陋矣論似過當

又云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詞簡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獘也且文章豈有繁簡必欲多則文冗而不足讀必欲簡則僻澀令人不喜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如此而已而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

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

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謂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如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而反以爲工何哉

沈括

沈括云穆修張景嘗同造朝待旦于東華門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犬以死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

曰馬逸有黄犬遇蹄而以斃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自謂之工傳之至今

張芸叟

張芸叟嘗語諸子曰孔安國序書謂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即今素問與靈樞經十八篇是也（按素問靈樞其書雖古亦非黄帝之本文芸叟謂即是三墳未免臆説）學者以為醫書置而不講何淺繆哉夫是書也窮天地之原總五行之變指性命之根柢識鬼神之情狀近可以養一身遠可

以治天下小可以祛疾病大可以致神仙大易相爲表裏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夫爲學而不知墳典是猶好高而不登山好水而不臨海好樂而不聞英莖韶頀終蔽士也

關中前輩有段延齡者始見於皇祐嘉祐間與姚嗣宗游爲文法歐陽永叔氣格範模似是深切好事者有所不能辨其言汪洋浩博從容溜亮歛而蓄之不可測其深決而放之不可窮其遠若春夏之敷華秋冬之閉藏

時亦有頓挫拂欝裂眦衝冠不平之氣大抵摭取唐人之菁華集而爲巳用余嘗患學者空言而屈行事漢之諸儒若董仲舒賈誼皆一時之冠仲舒專經術賈誼諳世務誼所陳之策當時大臣指以爲疎濶歷千七百年今實行其事享其利若合符契然中間非無佼佼之才

按佼佼原本誤作鉸鉸今改正

譊譊之口與駕虛說而惑世者良有間矣唐末有劉蜕者厲志爲文非齋戒袚除未嘗落筆多至十數萬言歎世之人莫我知藏之櫝中埋之地下號

曰文塚今叚君之文幸不在土中又不傳於世人胡不鑿終南山之石錮以北山之鐵以待後人之知者哉

劉都官其先會稽人詩僅百篇古律相參明著者較然可見含思者求之愈深悽切則不可復觀平淡則幾於無味至於華藻組繡豪肆放蕩衆體具備而卒歸於雅正醒醉沐浴於山水間與种太質輩爲詩酒友真所謂五陵之豪客也

世謂樂天之文閑和夷暢任其自然當其立意命辭必

得之容易予今再見樂天藳草雖四句詩必加塗抹有至十數字者何也豈其良玉必加雕琢大匠不敢廢斤斧耶不然魁紀公應是一揮而成文不加點也

本朝自明道景祐間始以文學相高故子瞻師魯兄弟歐陽永叔梅聖俞爲文皆宗主六經發爲文采脫去晚唐五代氣格直造退之子厚之閫奥故能渾灝包含莫測涯涘見者皆晃耀耳目天下學者争相矜尚謂之古文皆以不識其人不習其文爲深耻乃不知君子之言

本來如此也今執筆之士雖名家自負亦槩當時諸公爲之倡率楷模風流漸漬之所成故相距七八十年長老之人猶能傳誦以教人其爲澤也厚哉今筆蹟粲然腑肺傾倒於師魯至矣予得以終日反復於衡茅環堵之中有如促膝坐談揖讓之不暇借使諸公皆無恙又安得比肩接袂踵門而過我哉其爲觀也盛矣嗚呼孟軻尚友所恨者殊時楚子用賢實取於他國儻使九原之可作何居十世之猶存筆札在前嘆息何已

予之先人大夫君植性勤强孜孜好學接物之外手不舍卷每見子弟惰游必切責之且曰我老尚如此在汝等方學爲人顧已優游虛過日月汝不見市井百工之爲乎先鷄而起四體不貸其勞如此者終歲猶不能逃饑凍汝將學聖人事業志圖富貴而苟簡暇日天豈汝假耶

退之詩惟號園二十一詠爲最工語不過二十字而意思含蓄過於數千百言者至爲石鼓歌極其致思凡累

數百言曾不得皷之彷彿豈其注意造作求以過人與夫不假琢磨得之自然者遂有間邪由是觀之凡人爲文言約而事該文省而旨遠者爲嘉

司馬遷年二十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過梁楚西使巴蜀天下靡所不至晚年方敢論次前世之事著書成文地理古今治忽無所不總故學者居一室之内守簡策膠舊聞任獨見以次天下事鮮有不謬者

司空圖

司空圖題柳柳州集云金之精麤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

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淵容葢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栁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甞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寺碑贊按李白集無寺碑贊惟化城寺大鐘銘係七言體類歌詩寺碑贊三字當是寺鐘銘之誤宏拔清厲乃其歌詩張曲江五言沉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辦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栁集文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無或偏

説以葢全工

孔毅甫

孔毅甫雜説云唐房元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着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録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家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艷

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歷善
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釆太宗自著
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余以
為史之失自陳壽始觀吴志諸葛恪傳載題驢謝馬事
乃知晉史冗記有自来矣晉張輔云司馬遷叙三千年
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故謂固
不如遷自昔史氏所書两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
書載王隱諫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两傳俱出此為

文煩矣觀魏志管寧傳注胡昭脫晉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為賢於丙吉又觀晉載記慕容超傳呼延平之活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為長太息也晉書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欲效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讀而覺之為可笑也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綴王羲之之後失次矣

李泰伯

李泰伯荅李覯書云来書謂孔子之後有孟荀揚王韓栁國朝栁如京王黄州孫丁按孫丁是孫何丁謂宋史孫何傳十歲識音韻十五善屬文在貢籍中甚有聲與丁謂齊名時輩號為孫丁是也原本作十字誤張晦之及今范歐陽皆其繼者也而自謙讓以為畚土壤築太山欲登於前賢之閫而問其何如足下年少初仕不汲汲於進取而轉從寂寞之道此非今人之心古人之心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苟取之以明守之以誠尚可為聖人之徒矧曰前賢之閫哉然謂

之賢者豈非所論列十數公乎足下欲以為法當考其所為工拙不宜但徇其名也孟氏荀揚醇疵之說聞之舊矣不可復輕重文中子之書已泯絕唯中說行然出於門人所記觀其意義往往有奇與處而陷在虛夸腐脆之間隋書無本傳又不得案其行事退之之文如大饗祖廟天下之物苟其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深州圍功德卓犖在聽聞者不可揜誠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韓之奇於正則劣矣以黨王叔文不得為善士於

朝近者如京先倡古道以志氣聞黄州學而未之得然其人諤諤有風標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建明而貽天下之禍爲吾徒羞晦之之辭不奇諸所著文未足可嘉至於議論則識精才健無遠不到若洪範王霸篇籠絡天人錘鍛古今雖子厚好爲論尚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踈俊得罪于世故立身不可不謹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惡名雖欲自新而死期至矣范公歐陽蓋爲賈誼劉向之事業窮高

致遠未易量也足下以愚言為不妄則可法與否昭昭然矣

作延平集序云世俗見孔子不用而作經乃言聖賢得志則在行事不在書也噫孔子誠不用矣堯舜禹湯時聖賢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典謨訓誥哉成王周公時有不得志者乎奚其為雅頌哉心之志志之言言之文若凍餒然孰謂得志而不衣食哉用之大其言者愈大虞書之歷象日月星辰夏后之賦貢九州周人之職三

百六十官不已大乎今之君子固多斳儒至於布衣閭巷尚曰賢者行而已不必文也彼顔閔氏時夫子在盖無可復言非為有德行不著書也游夏之徒不在德行科亦不措一辭于思孟軻豈無德行乎是皆不才子無功於文而雷同此說以自慰耳

作陳公燮字序云夫子多能鄙事以博奕為賢乎已詞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乎情雖不有用幸愈乎博奕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韻矣繫辭首章對矣使今世

為之將以聲律坐矣禮有本末用有先後本末副焉固醇矣有其本以慢其末古人或不免焉略其本而詳其末今人豈少哉雖然自治可也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徒亦可也欲以區區之有而齊天下之人汰哉見人一動作一笑語衣冠裳履之間則斷夫賢不肖張目大言以不恤强禦為烈此今人之蔽也道之不行蓋儒者自取之秦燔書漢鉤黨使典章淪陷人士閵厄到今恨之豈啫在上者之過有由然也夫知道者無古無今無王

無覇無治無亂惟用與不用耳

餘師錄卷二